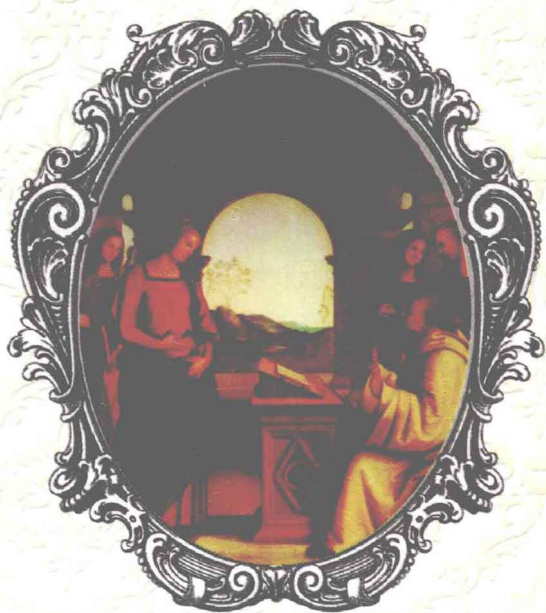




kuanrong

宽容

〔美〕房龙 (Van Loon, H.W.) 著 敏行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kuanrong

宽容



[美] 房龙 (Van Loon, H.W.) 著 敏行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美)房龙(Van Loon, H. W.)著;敏行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10—6

I. ①宽… II. ①房…②敏…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12 号

宽容

著 者 (美)房龙(Van Loon, H. W.)

译 者 敏 行

责任编辑 刘 彤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10—6

定 价 29.80 元

导 读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善于用简洁、优美的文笔,撰写通俗历史著作,而为各国读者所喜爱。

他的著述《宽容》《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和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等,就已有了中文译本,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年轻人。

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房龙在本书中细述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言信仰的自由,主张对异见持宽容态度,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

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制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就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这一切都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必经阶段。人类最终会战胜自身的恐惧,迎接宽容的到来。

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他的“宽容”理想造成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未消沉,而是积极地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号召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由于译者学识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6
第二章 希腊人	13
第三章 束缚的开始	37
第四章 神灵的曙光	43
第五章 监禁	57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65
第七章 宗教法庭	72
第八章 求知的人	84
第九章 向书开战	93
第十章 关于一般的历史书,特别是这本书	98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00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05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14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24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131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145
第十七章 索兹尼一家	152
第十八章 蒙田	158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162
第二十章 布鲁诺	169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173

第二十二章	新的天国	181
第二十三章	太阳国王	189
第二十四章	弗雷德里克大帝	192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194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207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专制	212
第二十八章	莱辛	219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227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231

序 言

人们在安静的无知山谷里快乐地生活着。

永恒山脉向东西南北延伸。

知识小溪从极度破败的溪谷里缓缓流过。

它源于过去山脉。

它消失于未来沼泽。

它不像河流那样水量丰富，但是对于村民们些许的需要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晚上，村民们饮过牲口，灌满水桶以后，就满意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全知老人便从荫凉的角落里被请了出来，他们白天一直都在那儿对着一本神奇的古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自己的孙子们咕哝着一些奇怪的字眼，而孩子们却更愿意玩那些从远方带来的漂亮石子。

这些字眼常常是含糊不清的。

但是，它们是一千年前一个早被遗忘的部落写的。因此，它们是神圣的。

因为，在无知山谷里，无论什么古老的东西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那些胆敢否认祖先智慧的人会被所有正派人冷落。

因此，他们和平相处。

恐惧总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得不到园中果实的同样份额，那该怎么办？

晚上，小镇狭窄的街道里，人们在低声讲述着一些情节模糊的故事，这是些有关敢于提问题的男女们的故事。

他们已经走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无知山谷

有几个人曾经试图翻过那些挡住太阳的高高的石壁。

他们的白骨都躺在悬崖下。

年复一年。

人们在安静的无知山谷里快乐地生活着。

* * * * *

从黑暗中爬出来一个人。

他的手指甲已经磨破了。

他的脚上缠着破布，长途跋涉流的血已经把它染成了红色。

他蹒跚来到最近的一间草房门前，敲了一下。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借着摇曳的烛光，他被抬进了小屋。

早上，全村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孤独的漫游者

邻居们站在他的身边，摇摇头。他们早就知道，这是注定的结局。

失败和屈服等待着那些胆敢走出山外的人。

在村子的一个角落里，长老们摇着头，低声愤怒地骂着。

他们不是生性残酷，只是律法就是律法。这个人严重地违背了那些全知老人的意愿，犯了罪。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他们想宽大对他。

他们记得他母亲那双奇异的、焦虑的眼睛。他们回忆起了三十年前他父亲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然而，律法就是律法；律法必须得

遵守。

全知老人们负责这项工作。

* * * * *

他们把这个流浪者带到集市上，人们毕恭毕敬地、静静地站在周围。

他由于饥渴仍然很虚弱。长老们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保持沉默。

但是他要说话。

他转过身，背对着长老们，两眼搜寻那些不久前还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从山的外边回来。我的脚踏上过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受过其他部族的触摸，我的眼睛看到过奇妙的景象。

“我小的时候，我的世界是父亲的花园。

“东南西北的界线，自创世以来就有这些山脉。

“当我问山那边藏着什么时，他们让我别做声，还急忙摇摇头。当我坚持要问时，我就被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胆敢蔑视神的人的嶙嶙白骨。

“当我大声呼喊，说‘撒谎！神爱那些勇敢的人！’时，全知长老们就会过来，给我读他们的圣书。他们解释说，律法已经注定了天地间的万物。山谷归我们属有，由我们掌管。野兽和花朵，水果和鱼是我们的，照我们的意旨办事。但是，山是神的，山外边的事情我们不该知道，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这样说是在撒谎。他们在骗我，甚至就像欺骗你们一样。

“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肥沃，男女也有和我们同样的血肉，城市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作，繁荣昌盛。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走，我带你们去那儿。因为那里的神的笑容与这里的，与任何地方的都一样。”

* * * * *

他停住不说了，人群中发出一阵恐怖的吼叫。

“亵渎！”长老们喊道，“亵渎！对神圣的亵渎！给他罪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了，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写下的律法。他该死！”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人们杀死了他。

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悬崖脚下，用以警告所有怀疑祖先智慧的人。

* * * * *

随后没多久这儿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知识小溪枯竭了，牲畜渴死了，



新的家园

庄稼在田野里枯萎了，无知山谷里一片饥荒。

然而全知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一切到最后都会变好，因为他们的圣书就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只需要一点儿食物。他们已经很老了。

* * * * *

冬天来了。

村子已近乎无人居住。

半数以上的人都因缺吃少喝死去了。

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唯一的希望就在山的那一边。

但是，律法说：“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 * * * *

一天夜里，叛乱爆发了。

绝望给了那些由于恐惧而保持沉默的人以勇气。

长老们无力地反抗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他们抱怨自己命运不济，咒骂孩子们的忘恩负义。但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拦住车夫，强迫他把他们一同带走。

投奔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 * * * *

自那个流浪者回来以后已经有很多年了。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在找到第一个圆锥形石堆的路标之前，已经有上千人因饥渴而死。

此后，旅程就不再那么艰难了。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边的乱石荒野之中用火烧出了一条畅通的大道。

人们从容不迫地走向那块新土地的绿色牧场。

人们相视无言。

“到底还是他对了。”人们说道，“他对了，长老们错了……”

“他说的是真话，长老们撒了谎……”

“他的骨头在悬崖脚下腐烂，可长老们却



可怕的冬天

坐在我们的车里，唱他们的老歌……

“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把他杀了……”

“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很内疚。但是，当然，如果我们那时候知道的话……”

随后，他们解开马和牛，把牛羊赶进牧场，并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划出自己的田地。此后很长时间，他们又过着幸福的生活。

* * * * *



纪念的石碑

几年后，人们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到一座新建的大厦里面，这也是为智慧老人们修建作住宅用的。

一支庄重的队伍回到了如今已是荒无人烟的山谷。但是，当到达那里时，先驱者的尸骨已不见了。

一条饥饿的豺狗已经把尸首拖进了它的洞穴。

于是，人们把一块小石头立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如今已是一条大道了），石头上刻着这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石头上写着：这是由感恩的后代所立。

* * * * *

这样的事发生在以前——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民（他来自乌斯库伯，这儿是后来兵家必争的铁路枢纽）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因为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终于被压了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自新基督教派僧人侵入尼罗河谷后仍延续数百年的唯一一座埃及寺庙。

这座寺庙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自人类有了记忆以来，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儿的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都悲惨地消失了，只有这个女神幸存下来。直到六世纪时，这个岛仍然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地方，有少数教士还在继续从事着在查波斯岛的其他地方早已被忘记的工作。

如今，由于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民的命令，寺庙和相邻的学校被宣布为国家的财产，雕塑和神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文字专家被投入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因饥饿、被遗忘而死以后，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了失传的艺术。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如果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微有点儿不那么彻底，把几个老象形文字专家救到类似“诺亚方舟”的地方，他就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因为虽然我们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文字，但要理解他们传给后代信息中的内在含义仍是相当困难。

古代社会的各个国家中也有同样的事情。

那些留着奇特胡子的巴比伦人留给我们整座整座刻满宗教短文的造砖场，当他们虔诚地高喊“谁能理解天国中神的忠言”时，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不断祈求庇护的神灵，力图要解释的圣灵律法，刻在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的神灵意旨，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他们时而是最宽容的人，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究陆地和海洋；时而又是最残酷的刽子手，把残酷的惩罚降临在

那些触犯神圣礼节的人的头上，而这礼节如今却是早已无人问津了，这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明白。

我们派考察队去尼尼微，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破译的楔形文字书版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随后，突然地，几乎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发现宝库的后门其实一直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但是，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达或者孟非斯附近。

它在丛林的深处。

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住了。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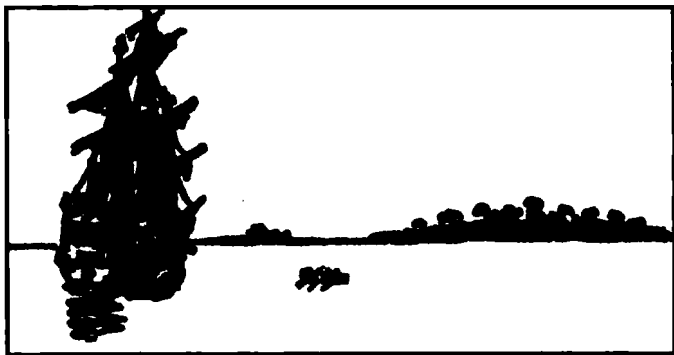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接触到了他们喜欢称其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

会面并不令人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以大口径短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就很少有平心静气、不带偏见地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了。



东西方的会面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二流子，应该受到一切报应。

随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思考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了流泪的行列。

愚昧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

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他们真正具备人类的各種美德,三千年的腐敗文明制度已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现在,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调查领域内,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较高级的家禽,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辛苦能换来丰厚的回报。若是没有上帝的恩赐,野蛮人就是我们自身在相当恶劣环境中的体现。通过对野蛮人的认真研究,我们开始懂得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通过对野蛮人彻底地了解,使我们得以窥见我们人类自己在最近五千年内所形成的怪异的天性,而这些天性如今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使我们自豪。另一方面,了解我们已经摆脱了的环境,再欣赏一下我们已经实际完成的许多业绩,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来对待手中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让我们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更加宽容一些。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奉献给宽容这个主题的一本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宽泛的主题。

偏离主题的引力会很大。一旦我们离开了大道,只有天知道会在哪儿停下。

因此,我建议用半页的篇幅来专门确切地解释我要讲的宽容。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必然都是武断的。因此,谦卑的学生就应该求助于一本书,因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源于拉丁字 *tolerare*——容忍):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但是就这本书的目的,我应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我既然已经(或许好或许坏)把自己定在了某个明确的宗旨上,就再回到野蛮人身上来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 * * * *

通常情况下,人们仍然以为,原始社会很简单,原始语言是一些简单的

咕啾，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当社会变得“复杂”后才消失了。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的土著居民中、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一切都正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语或阿拉伯语还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可怜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生活，在惊骇中死去。

这似乎与人们对野蛮人通常的想象——勇敢的红皮肤人快乐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相差很远，但是这更接近于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充满奇迹的书。

但是它们缺少一种奇迹：人类能幸存下来的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到底是怎样，以何种方式，为什么就能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这不是我要在这一章解决的问题。

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完成这所有的一切。

为了取得成功，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去。

* * * * *

因此，原始社会是被一种思想统治着——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

这很难。

因此，所有的其他想法都得服从于一个最高的要求——活下去。

个人无足轻重，集体却是至关重要。部落成了活动的堡垒，它依靠自己，为了自己，属于自己，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甚至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我刚才所说的只适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它简直就不足挂齿。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到了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粗心，派人去请医生，让我的小孩子尽快除掉那些东西。我的认知因果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防止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互相纠缠的世界里。所有死去的首领成了神，死去的邻居成了精灵，他们还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无论活着的人走到哪

里，他们都陪伴着。他们仍然和活着的人同吃同睡，看守大门。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还是得到他们的友情，是活着的人应考虑的问题。否则就会立即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如何在任何时候都让所有的精灵高兴，就一直担心神的报复，把不幸降给自己。

因此，他不是把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根本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干涉。当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囔：“我得罪了神，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医生，不过不是去讨抵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必须比那个愤怒的神（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厉害得多。

至于使他遭罪的主要原因毒藤，他仍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多事。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被认为是看不见的生灵个人直接干涉的结果。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这样的律法存在着。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给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地、完美无缺地传给他的孩子。

这当然对我们来说似乎荒诞无稽。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地改进。

但是，“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没有理由对已经完美无缺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 * * * *

假定所有这些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既定的社会形式有所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靠及时惩处那些拒绝把公共条例看做是神圣旨意的具体体现的人，或者简单地说，就是靠严厉的专横制度。

* * * * *

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并不是要侮辱他们。因为我要马上补充一点，在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里，专横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一意容忍任何人来践踏那些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心灵平静的许多律法，部落的生活便会处于危险之中，这可能是所有罪过中最大的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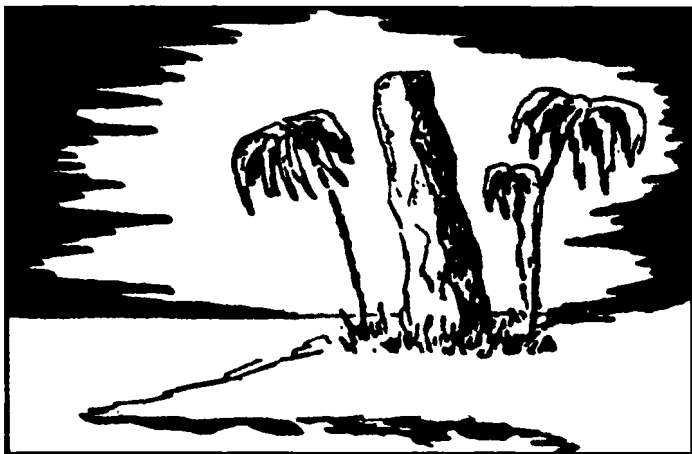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整套靠

口口相传的条例呢？而今天我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成千上万的警察，却仍然觉得连推行一些普通的律法都困难重重。

答案也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的算计来完成用武力所不能解决的事情。

他们创造了“忌讳”这个概念。



忌讳

也许“创造”这个词有些文不达意，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多年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创造了“忌讳”，从而省去了他们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们的世界里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就像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不过我们的忌讳本质上并不很严肃。它们只是礼节手册上的一部分，很少扰乱我们个人生活的幸福。

另一方面，对于原始人来说，忌讳极其重要。

它意味着“脱离”了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用希伯来语说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冒着即刻死去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来谈论或涉及。更甚的是，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可以大骂特骂，切不可表示怜悯。

* * * * *

究竟是教士创造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久远。因此，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